

## 看 海

王其

“我去过很多城市，坐过很多汽车、火车，就是没有坐过一次飞机。”这是我爸爸念了七八年的一句话，直到2014年，我才勉勉强强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

我当时给爸买的是一张从赣州飞往南昌的单程机票，票价三百多元，飞机在空中的飞行时间不到一个小时。送爸去机场那天，因为距离登机时间还早，我顺便去看了一下在赣州黄金机场工作的好友邱万柏，他听说我爸爸第一次用一张飞行时间不到一小时的机票打发她。我决定带她去看看海。

车子往福建方向急驶，导航显示距离我们第一次旅行的“终点站”——东山岛还有十几个小时，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特别是小车经过隧道时，那种减速慢行，只开一点点车窗，让风钻进来的感觉特别棒。一路上，为了弥补多年来对她的愧疚，我不停地找话题和她东拉西扯，使车内不出现哪怕一分钟的尴尬。

最先聊到的是我奶奶，妈说，你爸去世了，咱家没法像其他叔伯一样，留在老家照顾她，但老人的生活费，咱们一定要记得按时给，逢年过节要回去看老人家，平时也得多打电话。我点头，心里不由添了几分内疚和伤感。妈说的这些事，之前一直是她和爸在做，如今这根接力棒递到了我的手中。

后来，我和妈聊起了在医院上班的大婶。妈有点自责地说，我们很多时候都误解了她，只看到了她“毒舌”和强势的一面，却忽略了她对我们整个家庭的付出，你爸这些年前后后，动了三四次手术，住了十几次院，那次不是她费心费力……

妈在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语气一直低缓，像一股涓涓细流，流出她的身体，流过我的耳畔。我静静地听着，掉进这一段往事的细节里。

车子开到长汀服务区，我们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忍不住还是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妻子说，她和女儿已经登上了回赣州的客车，她对我“做事不商量”的行为感到愤怒。

我能理解她的愤怒，毕竟这是一个倡导民主的家庭，但我还是希望她能耐心地听我把事情说完。

“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电话很

快就被挂断了，我能感觉到怒火还在另一头燃烧，我还想说点什么，但妈已经从洗手间回到了小车上。于是，我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作为一个没能处理好家庭关系的人到中年的儿子我深深感到羞愧，但家务事尤其是婆媳关系说起来容易面对起来难，心里一团糟，但我什么也不能说。出来一趟不容易，我得开开心心地陪妈去吃晚饭，去吃龙岩的特色小吃。

记得妈最爱吃甜食，我就给她点了份甜品，她摆在面前，却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小口。或许甜品太干，于是我又给她买了一盒牛奶。

“你喝吧！”妈说。

“给你喝你就喝呀，别什么都舍不得吃。”

“不，不是舍不得吃。”妈吞吞吐吐，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之后才笑着说，她确实不大喜欢这类甜品，也已经有三年没碰过牛奶了。妈告诉我，她现在口味变重了，喜欢吃些咸咸辣辣的东西。

在风动石景区，我坚持要给妈多拍点照片，起初她有点害羞，很不习惯，但后来好多了。有一次，她还将我喊停，直到她脱了外套理顺了衣服裤子和头发，才让我继续拍。

第二天，我们去看永定围屋，妈突然又说要修手机，因为有一家餐馆老板这两天会打电话给她，通知她上班时间。

我安慰说，没那么凑巧的事，出了门就安心玩，别老惦记什么工作。

她口里应着“好”，暗地里却仍不停地在那里捣鼓手机，显得心不在焉。

开车回赣州，走起来特别辛苦，对于心里藏着事的我来说，更是如此。当小车再次行驶在几千米长的隧道时，我仿佛进入一条巨蟒的体内，冰冷，漫长，寂静，看不到希望。我开一段路，就在服务区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又开一段路。有时我在服务区只睡十几分钟，有时则睡一个多小时，最长的一次睡了三个多小时。妈急着回家修手机，急着去寻找她的下一份工作，但又不忍心催我。等我醒来时，发现她正边啃玉米边等我。

快到赣州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以为是妻子打过来的，结果是餐馆的老板娘。我有点失落，妈却非常开心，说还要给老板娘多留了一个我的电话号码。

“先不回家收拾衣物了，我就在餐馆门口下。”看着妈下车后急促奔向餐馆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立即掉转了车头。

但第二天一早，当我真正面朝大海，



看着海浪像整齐的队列，一次次地冲向沙滩，冲到我的脚下时，我感受到沙子在脚底一点点地崩塌。

“妈，一起捡贝壳。”

“啊？什么？”

“捡贝壳给恬恬玩。”

“哦，好，好。”

听说我说给孙女捡贝壳，妈的兴致一下就来了。她小心翼翼地把鞋袜放在离沙滩远得有点夸张的一块石头上，然后挽起裤脚开始往海边走，边捡贝壳边问我：“这个好看吗？这个她会喜欢吗？”

在风动石景区，我坚持要给妈多拍点照片，起初她有点害羞，很不习惯，但后来好多了。有一次，她还将我喊停，直到她脱了外套理顺了衣服裤子和头发，才让我继续拍。

第二天，我们去看永定围屋，妈突然又说要修手机，因为有一家餐馆老板这两天会打电话给她，通知她上班时间。

我安慰说，没那么凑巧的事，出了门就安心玩，别老惦记什么工作。

她口里应着“好”，暗地里却仍不停地在那里捣鼓手机，显得心不在焉。

开车回赣州，走起来特别辛苦，对于心里藏着事的我来说，更是如此。当小车再次行驶在几千米长的隧道时，我仿佛进入一条巨蟒的体内，冰冷，漫长，寂静，看不到希望。我开一段路，就在服务区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又开一段路。有时我在服务区只睡十几分钟，有时则睡一个多小时，最长的一次睡了三个多小时。妈急着回家修手机，急着去寻找她的下一份工作，但又不忍心催我。等我醒来时，发现她正边啃玉米边等我。

快到赣州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以为是妻子打过来的，结果是餐馆的老板娘。我有点失落，妈却非常开心，说还要给老板娘多留了一个我的电话号码。

“先不回家收拾衣物了，我就在餐馆门口下。”看着妈下车后急促奔向餐馆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立即掉转了车头。

但第二天一早，当我真正面朝大海，

我喜欢中年以后的春天，并不是我的每一个幻想都与它有关，也不是人生渐渐老去的无奈！而是经历沧桑之后坦然的沉淀；是积雪在心灵射出的阳光中层层消融展露的华美盛典；是对虚掷懵懂的时光一分一秒的依恋！

我喜欢蓝天白云的抒怀，更喜欢天边隐隐传来的雷电。年少的春天始终不敢挣脱风筝长长的丝线，每一次跌倒中的哭喊，都希望成为那一双牵挂的目光里疼痛的焦点。而到了中年，我一次次波折或攀登都有自己的主见。即使迂回，辗转，甚至沮丧，总会相信自己认准的那条路在冷漠衰败中，隐藏着一生追求的喝彩。当经历了电闪雷鸣的章节，一方蓝天；一抹彩霞，总会在我的眉梢展现。

我喜欢中年以后的春天，并不是这个季节有鸟语花香的魅力无限，也不是它拥有千姿百态的色彩！我会聆听到隐藏在泥土里的蚯蚓坚韧行进的声音，它们没有嘹亮的誓言，却耕耘出朝气蓬勃的诗篇，就像沉默的基石撑起高大雄伟的楼盘；就像细小的沙泥铺平生活中的万丈深渊。它持之以恒地打开土地的窗口，让每一个久盼的希望，面对雨露阳光，眨动水灵灵、亮晶晶的双眼，共同吼出春天激情喷薄的乐管。那些弱小卑微的蜜蜂，不会在风情万种中的迷惑里，丢失大把大把的黄金时段。它们义无反顾，不改初衷的梦想，缠绕了地球多少条经纬线？它们节省着自己养育子孙的粮食，又给世人留下了多少回味的甜蜜和耐品的琼浆源泉。

在中年以后的春天里，我早已厌倦了人生的浮华，心不再因为受到束缚与桎梏而游离自己坚守探索的主题。不再再去探寻腾云驾雾，独霸武林，点石成金不着边际的成功秘籍，所有的想法活法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进故事的真实。

在中年以后的春天里，趁着斜风细雨，弹拨雨的琴弦，吹起一支自由的风笛，在一寸寸缩短的时光里，珍惜亲情、友谊，快乐、幸福！懂得选择，坚持，互助，良知！知道微不足道的平凡里，都会诞生波澜壮阔的悲壮伟大的流传。

趁着刮风的胡须还没有长起，趁着夕阳还没有落下上去，我奔驰在自己的轨迹，让时光听不到一点一滴的悔恨，惋惜！

我所有呐喊的，是今生今世生命抒写的豪迈与博爱！

## 我喜欢中年以后的春天

陕南瘦竹

## 春回汉江

黄平安

汉江的春天，依然如期而至。

和暖的春风，看似漫不经心，却像一只会玩魔术的大手，不经意间就萌发了小草，摇醒了柳枝，染白了山桃花，催开了油菜花。它们摇曳生姿，在汉江这面巨大的镜子里，纷纷摆弄出迷人的风姿，映照出诗画般的倩影来。

江边的小草，因为气温不给力，总是慢吞吞懒洋洋地生长着。走近了你才发现，小草这里一根，那里一根，正在比赛似的向上冒呢。草尖儿嫩嫩的，绿绿的，是初春的颜色，是久违的精灵。回头看看身后，它们仿佛又都藏了起来，便忽然想起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古句来。又是几阵春风，几场春雨，小草多了几分绿意，汉江的春天更美了。

汉江最亲密的伴侣是江边的柳树。也许是“近水楼台”吧，柳树总是会比其他树木率先醒来。春风里，暖阳下，它们抖落一冬的风尘，纷纷吐出嫩绿的叶芽。又过了几天，浅绿变成了嫩绿，一条条地垂下来，绘出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诗意图卷。

山桃花是初春的信使。当众多花草树木尚在熟睡，山桃花已经捷足先登，迎着乍暖还寒的春风，勇敢地绽放着自己的芳华。江边的山桃花更多，更艳，悬崖边，峭壁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它们或疏影横斜，或旁逸斜出，或探身试水，像一束束礼花在江边绽放。微风过处，花枝轻摇，完美地诠释了“夹岸桃花蘸水开”的意境之美。

春雨的滋润，春风的爱抚，使油菜像疯了一样，拼命向上长。汉江边的地块，海拔低，水分足，土壤肥，菜

苔粗壮高挺，菜叶肥厚宽大，青中透绿，生机勃发。春阳沐浴着它，温暖着它，油菜终于按捺不住绽放的激情，一个个细小的花蕾徐徐张开，笑迎着明媚的春光。花儿们像在参加一场重大的赛事活动，你追我赶，竞相开放，汉江两岸仿佛飘浮着金色的飘带。岸边是金色的世界，那是金黄的油菜花；水里是金色的幻境，那是风姿绰约的花影。有了油菜花的渲染，汉江便有了春天的色彩，有了春天的气象。

汉江最生动的春色，是汉江两岸人们辛勤劳动的场景。润物无声的春雨，滋润了土地，也滋润了农人的心田。他们深知“一年之计在于春”，懂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田野里，耕牛的一声长哞拉开了春耕的序幕。农人扬鞭，耕牛奋进，少顷，便翻起一道道泥浪。人们有的挖沟起垄，有的撒播种子，有的施加化肥，分工明确，井然有序。麦苗儿栉春风，沐春雨，披春阳，像服下了一剂良药，一改软弱无力的姿态，迅速缓青，茁壮成长，很快变成了田野里最诱人最可爱的色彩。土豆刚出苗不久，嫩嫩的，绿绿的，远远看去，成行成排，像排列有序的诗行，写满了生机与活力。

疫情慢慢地败下阵来，江边的公路，也渐渐苏醒，迎接踏上新征程的人。大车满载货物，小车往来穿梭。工厂的机器开动了，轰鸣声里带着节奏，合着韵律，曾经熟悉的机器声，如今听起来竟是那样的生动和亲切。人们都在努力追赶着春天的脚步，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信心满满，生气勃勃。汉江的春天回来了！

春天的汉江，阴霾渐散，春光交融，万象更新；就像明天的中国，山河无恙，春满人间。

## 五秋以后

侯少

当山林的颜色绿中透黄  
田野里开始呈现丰收的景象  
这个早晨，我所牵挂的  
还是朝阳山下那一畦菜地

山谷里，一片叫小池

或者冬至湖的水域

被雨水冲刷的泥泞之路

写下欢畅，也写下了崎岖

新栽的梧桐在这个早秋

长高了许多

八月瓜悬挂在高处，铃铛脆响

沙棘果隐匿在灌木林秘密的府邸

风吹过八月，吹过荒草

裸露出贫瘠的岩石

那在贫瘠中依然

愿意倾情盛开的矢车菊  
有着令人爱慕的甜香

世界大雨滂沱

万物苟且而活

坠落，破碎，深淵

梦里的过往

不抵某一刻的怦然心动

韶华白首，不过浮生一场

在记忆中腐烂

记忆中重生

用最漆黑的夜

最暗淡渺小的星

迎接青草，露水，晨光

快也好，慢也好

我们，一同前往

## 割草的人

蔡森

雪白的被子

把大地捂得更严实了

割草的人继续

在山坡上找草割

他割的草养肥过很多马

冬日，冰面上反射着阳光

现在，他发抖的嘴唇

已经无法喊出它的名字

## 漫步双河口古镇

张显斌

酒坊的，也面临着河，取水酿酒十分方便，只要一走进这个院子，千年古酒的幽香仿佛还在飘荡，只可惜今日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现代的楼房。街中间有两个饭店，专供南来北往的旅客吃饭打尖。街上头有一座双溪寺，一年四季香火不断，长长久久护佑着双河口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横跨在楼房河上的那座石条桥，则是清咸丰年间当地乡绅汪能璋捐银修建的玉成桥，用糯米浆、石灰、桐油等浆砌而成，桥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龙王庙，像是在龙王的保护下，此桥坚固异常，虽历年风雨而丝毫无损。过桥是上街，在两条河的中间地段，左边楼房河、右边梨树河，上街也是分路口，这里有一个大商铺，两层楼，端木遗风的老牌匾赫然醒目，诚信经营的风尚在双河口古已有之。

梨树河又名斑竹园，这里两旁东西多，楼房和斑竹，这里是向北出长安的道路，肥沃的土地，淳朴的民风，本土的人不走，外地的人驻留，致使这一河两岸楼房林立，蔚为壮观。时至今日，历史上的楼房河多已坍塌，新建的楼房又成群联排。楼房河的上游还有一个驿站群，大大小小七八十家，虽大多已成废墟，但最有名的“忠信和”栈，却历经200余年，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再往上就是有名的“千亩坪”，浓荫蔽日，猴子成群。

梨树河以梨树多著名，每到春天梨花盛开时节，三十里的梨树河白花一片，到了金秋时节又是黄澄澄梨香一河。梨树河有一个溶洞，据传早年有人看见一条白龙从此洞出没，在白龙洞中，无论你小声说话还是高声呐喊，洞中皆无回音，无论两人相距多远交谈，都有言犹在耳的近距离之感，真是“大音希声”，人语静听。白龙洞还有一奇，就是与几十里之外位于石条街的黑龙洞相通，从这边撒些谷糠，就能从黑龙洞流出，从黑龙洞放上几条鲤鱼，就会从白龙洞游出。

历史上的双河口，是一个商贾聚集的富裕小镇，也是一块红色的革命根据地，这里走出了陕南抗日第一军军长、开国将军何振亚，解放战争时期，李先念、王震等率领部队在这里驻扎，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当地现在还流传着“送红军、迎红军、李先念、王震”红色歌谣。而牺牲长眠在双河口的“祁同志”，一直深受人民的怀念。

今日双河口，是一个AAA级旅游景区，从县城上去，是宽敞靓丽的彩虹旅游路，驱车只需半小时，沿途可赏龙岭风光，可看三柳美景，更可观古镇新颜。古镇除了有古街、古寺、古桥、古店外，还有高高的牌楼、宽敞的游客中心和停车场，